

心在雅安 · 晚报记者在一线

芦山震区见闻录：
倒塌的房屋，停水断电的环境
他们，用一杯杯热水、一包包药，实施着自救
他说：“我长大了想当兵，当兵地震就可以救人了”
他开着私家车，义务运送伤员

雅安人民很坚强，雅安人民好样的！



很多房屋猛看上去还好，但房子墙上已都是裂缝。

核心提示

一瞬之间，曾经的家园变得支离破碎，倒塌的旧房、墙体严重错位的新房，停水断电的他们度过了震后第一个“难以安然入梦”的夜晚。

他们哭过，痛过，擦干眼泪，又笑了。

他们在废墟中扒拉出锅碗瓢盆、敞旧的凉席雨布，三五亲朋、四五好友临时组织成一个大家庭搭伙渡难关。她，自掏腰包买水在临时家门口挂上了“开水免费”牌子；她，也是自掏腰包买药和年轻的伙伴骑自行车三十多里地给受灾更严重的乡镇居民送药；他，自驾私车，穿梭在芦山乡镇和雅安，接送受伤的乡亲……

看见他（她）们，我们扫去了悲伤，抛去了担忧，也笑了。



简易临时住所内的受灾群众。

刚支好“帐篷”就挂起了“开水免费”的牌子

入芦山县城，两旁的街道上布满了临时的“帐篷”，严格意义上那些不是帐篷，仅是几根固定在路边花坛上的木棍上，加盖了一层破旧的席子或者可以一眼望穿的旧雨布。

“帐篷”里，一张木板或大门直接放在地上，就是一家甚至几家男女老少暂居的“床”。

胡香兰拨拉着简易火炉，浓烟呼的一下蹿起了一尺多高，呛得她不住地咳嗽，临时家门口歪歪扭扭地挂着一副门头——“开水免费”。

地震发生时，胡香兰四岁的孩子门口耍脾气，“要穿外裤、上衣”，尚未帮孩子提起裤子，她随着房子“晃来晃去”，她一把抱起孩子蹿到了门口马路对面。

紧挨的两栋楼左右摇晃，裂开一尺多的缝隙，旁边的小高层幅度更大，“像大风吹小树一样的”，而另一边的孩子大姑家的瓦房，瓦片噼里啪啦乱飞，倒了。

胡香兰的家临芦山县城主道，2007年修建的二层小楼，仅从外观看来，损毁并不严重，进屋发现，四周墙体已裂缝严重错位，“经不起余震晃来晃去”。

一家人冒险在家里搜集了木棍、塑料布、破凉席，在门口的花坛上临时搭建了一个家——一家老小和大姑子一家蜗居一起。

看着街上“这个部队救援过去了，那个志愿者过来了，我也没啥能做的”。胡香兰自掏腰包买了几箱矿泉水，架起火炉，让儿子写了一张牌子“开水免费”。

“来，喝口水吧？”一有人经过，胡香兰就起身，笑着招呼。



一位妇女在自家临时住所前打出“开水免费”的牌子，给所有人免费服务。

“长大了想当兵，当兵地震就可以救人”

任星易长得虎头虎脑，一笑，脸上会泛起像女孩一样的小酒窝。

“你像女孩。”

“我是男子汉，我都10岁了！”他收起笑容，脸色严肃慢条斯理地强调。

路边的简易帐篷里，住了5户人家15口人，任星易家是其中一家。“几平方米的窝棚哪能住下那么多人？”都是小孩子和老人睡，年轻人蹲在路边的马路牙上将就地对付一宿。

地震时，爷爷骑着电动车带他去参加补习，车子一晃，“我都快倒了！”他左右扭动着小屁股说，“就像这样的晃！”

“长大了想干啥？”

“想当兵！”

“为啥？”

“地震了就可以救人！”

任星易的姐姐17岁，刚在县城边上的一地方上班没几天。

任星易母亲说，一早，女儿就买了300多块钱的感冒药、纱布、止血药，和几个同龄朋友骑着自行车跑去三十多里外的乡镇参加救援去了。

“说不让去，她说乡里受灾比这严重！”母亲说着，一脸不高兴，“说着不听，骑着自行车就跑了，三十多里地，咋骑呢？”

他的车招手即停，一天多时间跑了800公里

站在返雅安的马路边，一招手，一辆车停在了路边。

“去哪？”

“雅安！”

“走，上车！”

王泽强的车属于“招手即停”，满员后立即发动车辆，疾驰在雅安方向的路上，安全送到后，对方拿出一百块塞给王泽强，他不要，“我这是免费拉呢。”

车上，王泽强问“有吃的没？”拿起递过的面包狼吞虎咽，“一天都没吃饭了！”

王泽强家就是芦山县的，从地震当天开始，他就开着车去乡镇义务运送伤员去雅安，从20日下午一直到21日下午，仍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中，中间就睡了三四个小时。

一天多的时间，他已经拉送了200多人，跑了800多公里地。

途中，路过王泽强家，媳妇拦住车，怒喝他“一天到晚不见人，跑哪了？”把手机扔给了他，他笑了笑，没还嘴，加起油门，又跑了，只听见媳妇在后面喊“一会儿回来吃饭……”